

北江先生文集

門人吳兆璜
敬署

加江卷

生文集

門人賀培新敬署



文學社藏版

賴以不絕由是知道之盛衰固由於天命抑亦以其人也今張吳賀三先生相繼殞逝門下散之四方歐風東漸邪說愈熾學者幾欲舉數千年來神聖之遺澤而大弃之變亂之端於斯極矣天不喪斯文意者必有人焉守先待後以保持廢墜使不銷歇絕亡于今之世者今者北江先生守先世遺緒窮數十年之力傳寫羣書盡布于世復以餘力平隲各家之文摘其微詞與義開導後學又抒其所蓄以爲詩文孜孜不倦世風凌替賢喆旣遠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先生雖欲逡巡退避默而自守殆亦有不能矣嗚呼世瘡亂道瘡明後之考古者追述其原察其興廢之際見其興也難如此繼之也難如此大之也難如此得其人而守之也難如此必將鼓舞慨慕嘆其不能及而後知斯道非一人所獨有非三數人所私據固所以明聖賢之遺緒揚往古之餘音昭然萬古之大業也

集既竣工先生命兆璜序之兆璜淺陋于先生之學不能妄測萬
一謹抒其所見貢之先生且爲世人告焉甲子八月門人秣陵吳
兆璜謹序

賴以不絕由是知道之盛衰固由於天命抑亦以其人也今張吳
賀三先生相繼殞逝門下散之四方歐風東漸邪說愈熾學者幾
欲舉數千年來神聖之遺澤而大弃之變亂之端於斯極矣天不
喪斯文意者必有人焉守先待後以保持廢墜使不銷歇絕亡于
今之世者今者北江先生守先世遺緒窮數十年之力傳寫羣書
盡布于世復以餘力平隲各家之文摘其微詞奧義開導後學又
抒其所蓄以爲詩文孜孜不倦世風凌替賢喆旣遠當此干鈞一
髮之時先生雖欲逡巡退避默而自守殆亦有不能矣嗚呼世瘡
亂道瘡明後之考古者追述其原察其興廢之際見其興也難如
此繼之也難如此大之也難如此得其人可守之也難如此必將
鼓舞慨慕嘆其不能及而後知斯道非一人所獨有非三數人所
私據固所以明聖賢之遺緒揚往古之餘音昭然萬古之大業也

集既竣工先生命兆璜序之兆璜淺陋于先生之學不能妄測萬
一謹抒其所見貢之先生且爲世人告焉甲子八月門人秣陵吳
兆璜謹序

北江先生文集序

往太夫子至父先生布教北方門下注籍者數千人而先大父松坡公首承其學居門下最久後之論者咸謂繼至父先生後爲海內大師北江先生幼承家學復從先大父遊有年而先生思力過絕於人能冥契古人之精微抉白秘隱以大豁於當世平生手寫口誦無虛日自詩書易春秋左氏傳孟子國策莊騷以及百家之所爲發明其滯奧釐定其高下悉箸於編於是論者又謂有清以來文學淵源大本所漸自姚曾傳之至父先生至父先生傳之先大父先大父沒後巋然繼續不墜者唯北江先生也世變無極而人事遷貿尤杳不可測先大父吾得侍之矣至父先生吾及聞之矣自至父先生迨今數十年耳而上溯往時嘯咏風流優遊跌宕之迹已邈然不獲追及鼎革以還國家變亂迭興政教衰壞漫行

邪說並作綱紀凌夷古聖昔賢之德業文章一切蕩焉而莫顧四
維淪喪而危亡禍亟當此之時苟無人焉包網墜緒迎其機順其
變而誘導操馭默運潛維於其閒則世運不將如水就下蕩然而
莫禦乎先生劇目時艱勃然奮起矻矻兀兀數十年光昌往古不
閔墜緒高挹羣言以立範於斯世以生際紛亂之交故其文多悲
憤俠烈之氣而匡持世運善敗是非之辨持身養德樹道育才之
方承古開今揀敝起衰之量隱然振發而不容抑遏者具可窺見
世之英傑才俊苟能潛心孳索固不徒於文章義法塗徑得所法
式而處變亂之際自持其身以重其德量及乎涉世應物原本道
要者皆有顯著之渠獲而凜然不可違軼者焉自孔子孟子以來
馬班韓柳歐蘇曾王之所垂教示後者蓋莫不如是也然則先生
之所學當茲變亂衰危之世其所繫顧不重乎先生文已哀集者

凡七卷起光緒丙申訖民國十二年癸亥都三百有九篇天津徐
端甫先生世章深澤王勤生先生孝箴等十餘人議集貲刊行門
人吳兆璜賀培新謹編次校錄旣歲事乃敬承先生命而爲之序
民國十三年秋七月門人武強賀培新謹序

北江文總目

第一卷

起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訖二十八年壬寅凡七年得文四十九首

第二卷

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訖三十三年丁未凡五年得文四十七首

第三卷

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訖宣統元年己酉凡二年得文四十三首

第四卷

起宣統二年庚戌訖三年辛亥凡二年得文三十一首

第五卷

起民國元年壬子訖四年乙卯凡四年得文四十二首

第六卷

起民國五年丙辰訖八年己未凡四年得文四十三首

第七卷

起民國九年庚申訖十二年癸亥凡四年得文五十四首

余少從先大夫受學頗以病廢爾後奔走人事作輟不常未嘗敢以自慊蓋所蓄於胸中者猶多鬱而未出其出者皆非余志之所存歲月不居行將五十還顧區區之所有眞稊米之在太倉不足以爲有無也愛我者輒斤斤而執之曰此吳北江之文也嗟乎北江而所存者止此匪惟可哂抑亦可悲矣雖然舍是以相求則果何以自見也姑輯而錄之以志吾憾焉世有緣

是而識其眞者雖曠隔千載固將旦暮期之己民國十三年夏
厯甲子正月記

北江文卷第一

起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訖廿八年壬寅凡七年得文四十九首

桐城吳樹錕之書

原天

丙申以
下蓮池作

天之上果何有乎曰無有也天之蒼蒼果何見乎曰無見也天之上吾不知也亦見之事物交錯者而已何也天之上與事物交錯者固息息相通而不異也今謂天之上有宮室車馬而仙人往來乎其間夫人而知其妄矣謂風雲雷雨之施各有其神愚者信之智者疑焉謂上帝之所憑依以監臨下人降作禍福則夫人而皆知其然者也而吾竊以為皆非也凡事為之而後成者則必不能泯其迹此入之道也若天則固無其迹也無其迹而以爲為之而後成者此以入之道測天非明乎天者也以入之道測天則非明

乎天者何也使天之意識舉措無殊乎人是天亦有機心也有機心則必不若是其恆也理也且天之上惟一上帝與以一上帝而治無極之人世是天亦甚勞也有衆職司與以衆職司之神而憧憧於天是天亦甚紛也甚勞甚紛則必不若是其靜也勢也然則天無上帝與衆職司之神是無主之者矣苟無主之者則且顛倒禍福紊亂寒暑而皆不得其平矣而不然者何也夫固不啻其主之也何以知其然也亦見之事物交錯者而已善惡不同不必有司察之者而降祥降殃自不爽也時序不同不必有計數之者而作寒作暑自不爽也此非上帝也非衆神也理寓乎事物交錯者而天之上不能外也然則禍福有時而舛焉何也亦理之有時而爽也理亦有爽者何也天之道大矣使皆可推知可窺測而無或爽則天之爲天亦淺矣亦拘拘焉滯於常塗而少變態矣蓋必有

時而爽而後理始完也通乎此者可與言天矣

庭訓中
有名錄語

原鬼

嘗觀於幽明之原有無之故而有所得也曰人其猶火乎火有明也而不能自燭必麗於柴薪澤於膏油而後輝焉柴薪盡膏油竭火未有不熄者也人有精爽也而不能自運必支於形骸濡於血氣而後振焉形骸敝血氣衰人未有不死者也雖然火之熄也不遽滅也而有其餘燼焉人之死也不遽泯也而有其魂氣焉火雖有餘燼非可久也旋而化矣人雖有魂氣非可長也旋而逝矣餘燼者火之竟也而餘燼不能復入於他薪而爲火魂氣者人之歸也而魂氣不能復託於他體而爲人今不能禁柴薪之不盡膏油之不竭而火之明之不熄也而曰形骸可以不敝血氣可以不衰而人之精爽可以不死不能禁火熄之無餘燼也而曰人死必其

無魂不能禁火之餘燼之不化也而曰人之魂氣必不漸不能使
餘燼之復爲火也而曰魂可以復爲人若此者理之所必無事之
所未有持而語諸人匹夫匹婦皆知其妄者也一邪人倡其說於
前而舉世之人上自帝王下至臺隸無不相顧動色以爲誠然棄
禮教絕人事苦身窒欲以求其說之所安雲委波靡而莫知所終
極何其惑之若是與亦弗察於理耳世有得吾說而究之者其於
幽明之原有無之故亦可以廓然明與

庭訓氣
頗排冥

代祁侯答楊王孫書

王孫不以異議見擯益語以所未聞幸甚唯王孫霍已有日夫操
術或殊理則無二與王孫所從雖異要不爲無益之行與昧然以
從事一也故敢竭其意惟王孫擇焉王孫必行羸葬者不爲厚葬
費財留歸鬲至以矯世而反眞也僕謂王孫徒畏鬲眞耳非欲矯

世夫厚葬之非達人共喻然古未聞羸葬者王孫矯之乎第薄其
斂足矣奚取布囊引尸以身親土爲哉此拒諫之辭非其本意王
孫徒患高真耳信如王孫言幣帛棺槨絡束含玉之害使死者千
載久客不就真宅苦乃如此其天下皆從羸葬之制豈有抗書戒
王孫者乎由僕觀之死者歸真非幣帛棺玉之屬所得而高也人
之將死也其神明未漓固人也及其已漓則神明杳然解去棄支
體弗顧矣支體者物也故僕緣於物凡物足以囿之若神明則通
乎化夫化之所至殯斂之具奚足高之哉王孫亦云塊然之尸無
有知覺乃如王孫言絡束於棺玉幣帛千載不得化是殯斂之死
人其神明乃千載而未漓其知覺將千載而不昧也則理豈然與
將毋王孫學術猶有所昧與僕謂王孫非常人一旦奄化必亟反
其真羸葬亡所加棺斂亡所損王孫安意自持以俟命後人之事

毋待豫斷唯王孫辛察

庭訓元書體簡而神歛此頗近之

辨蘇子瞻論戰國任俠

余讀子瞻所論戰國任俠者曰陋哉蘇子之論也夫士之難遇久矣故曰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古之重士也如此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屬皆有客數千人可謂盛矣然其行義卓然可稱者魏公子一侯嬴田文一馮驩趙勝一毛遂而黃歇不韋無聞焉自餘皆碌碌小人假客之號以謀口腹養耳觀其所尤賢者不過雞鳴狗盜之流當時之白望相傾可知矣所謂士者魁傑特異無聞世理亂要必有以自見者也當七國縱橫之秋而甘就養以爲客此豈足以言士哉夫七國縱橫而不羞就養以爲客加之始皇之主必不羞就法以爲民始皇之時輟耕太息以俟時者未必其果賢也然固非戰國公子所能致凡爲戰國公子所致者皆雞鳴狗盜

之流亞也子瞻乃推以爲虎狼豈非過哉且使始皇深謀大慮以
綱紀天下當時之士固將振臂抗手起而贊之安在失所客之塗
遽無以自託非然者恣其苛虐而不變則椎魯無能爲之民固且
並起而爲亂又況所謂士者而可以客拘哉秦之亡也亡之者非
有長材偉度也苦其法也故高帝五年之間卒定天下亡秦之豪
傑戰國之任俠量雖不同要皆不足以言士而秦之亡於客無尤
焉吾故曰蘇子之論不能無失矣夫蘇子之論得失亦何足深辨
吾獨悲夫二千年來有用人之權者日言造士而卒無一士之效
爲可哀也

庭訓頗能究極筆
勢不爲枝辭剩語

讀劉才甫息爭

余讀劉才甫息爭而怪其說之過也孔子弟子雖有德行政事言
語文學其道一也若當孔子時有楊墨佛老道孔子能不闕而去

之耶夫儒者之有異端若苗之有莠不辨而明之必爲學者害故孟子韓子皆不憚好辨之名而距之然後世尙有遷而從之疑而信之者若無孟子韓子則彌天下皆楊墨佛老之徒矣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距楊墨闢佛老者欲孔子之道之著也孔子者民無能名之聖人也天地之化雖萬變不窮孔子之道蓋亦足以盡之矣行孔子之道言孔子之言孰能詆譏排擊之今也皆不得其正同業孔子而反相攻擊固非所宜矣若見歧趨異說而以爲未嘗出於吾道外又豈所宜哉

庭訓文有英爽之氣議亦中節

蓮池照象記

丁酉

右蓮池照象日本中島成章與同學諸子侍家君所照象也成章不遠萬里來從家君受學固已奇矣今與諸子請家君照此象而將以傳之於其國其所懷尤偉異哉自歐洲富強之說興日本首

遷而從之吾周孔之舊學已棄如遺迹成章奮一人之見毅然爲之而不顧所謂特立獨行必非其國所共矚也士之卓然不拔乎流俗者不惟獨善其身而已固將使一世之人感激吾之所爲幡然而向化極之一夫之不淑引以爲身羞然而其違世戾俗之態自世人觀之固齟然不能有合也由是而鼓舞誘導之舉亦愈幻而不可爲方此固迂遠不達事者之所爲而畢世未遽有成效者也且人不可以不知命今環海數萬里羣竭其心思耳目之用以營技巧幻化之事其功益顯其術益奇固明明天之所開而非人所能爲也夫有以開乎彼必有以塞乎此區區殘斷之餘簡漸底於壞爛磨滅而不復存亦其理之固然無足怪者今不能棄其所好順時適變而欲自強以逆天亦旣誤矣又陰挾不可究極之心至欲以極微之才力挽一世之所赴而思以易之嗚呼其

亦不自量也夫易之所謂未順命者其此類也夫雖然世之趣舍
萬殊而不同日本固光輝日新之國生其地者又多權奇俶詭之
才安知不有聞成章之行而默契其意者乎而阻於其迹而不能
前得今之照象必有感奮而不自已者則成章之傳此象於其國
其爲益又烏可量也成章請記諸人之姓字科第故具論之次家
君而左者若干人某字某科右若干人某字某科稍前而左者若
干人右若干人前若干人余與成章在其次凡二十人成章姓中
島氏名裁之日本肥後人光緒二十三年九月記

庭訓其感憤處
有悍驚不平之氣

讀說難

戊戌

吾讀韓子說難其揣測情變逢合人主意至可悲矣雖然蹈韓子
之言吾未見其工於說也其所言者大氏在知所說之意而變吾
說以迎之又必謹避其所忌以防禍若此者皆非說者之所患也

說者之所患莫患於所持之不堅誠持之之堅則可以震撼天地
銷鑠金石淵嶽改觀風霆失勢使聽者莫不頽心易慮廩廩然從
吾說之所之何待變哉必變而與之迎是其所取者在其所爲迎
而非取乎其說也常抑其說以爲迎斯其交久而不變一旦舍所
迎而伸吾說則拂逆之情應之而至矣曰周澤旣渥則可明計利
害以致其功不亦誣乎凡說者之要莫大乎奪所說之氣而深結
乎其心氣奪則其自視也危心結則其相恃也深自視危而相恃
深則驕侈之念不敢存而疑忌之心不敢有夫是以盡喪其所憑
藉而相與於性命之間人方相與於性命之間則糾違箴闕極論
危言何適而不可夫何忌之足避而何禍之足防哉勢莫峻於當
國而名莫醜於匹夫然而范雎蔡澤之徒一言而傾人之位莫遠
於深宮之與草野而飯牛之甯戚一謳吟而動齊侯何哉彼誠有

以奪其氣而結其心也夫殿陛之上奴視其士虜使其民遠來黎
權之人方不屑於一顧猶復諂顏希指以丐其憐不知與媚之形
容夫固已目厭之久矣人情有所厭而忽改其轍則驚以韓子躬
爲說士盡極其術曾不知所以驚之也吾故曰未見其工於說也
雖然此爲說者計耳閭閻狂狷之士大言以詫天子權勢不難立
致然使乘權藉勢以御天下天下之人矯首屏足以待其號令而
還而自顧又將何以繼其後哉則韓子之所難誠不足以難之而
所難有出於韓子之外者矣彼謂天下事但一說而已乎

庭訓轉折
頗能矯變

變法論

客有問於余者曰國家以制科取士二百餘年矣上求而下效一
唱而百趨時則海寓乂安朝野無事閭井之士得以摘芬挾華藻
潤鴻烈而名臣碩輔魁賢傑良亦往往閒出而遞嬗於是乎大清

之聲靈洋溢乎四海之外今國步艱難人才靡敝天子思所以振興赫然下變法之詔改科舉立學校取九州之英才萃於一軌自上而教育之大哉聖人之意可謂勤矣竊嘗以爲人才之敝也胥天下而敝焉不自一端之失也其興也亦且胥天下而興焉不自一端之得也廢有由廢興有由興不察乎其原而徒相逐於其末制度紛紜徒滋擾耳且所惡於時文者爲其庸惡熟濫而無當於實用也苟有英才卽爲時文何不可以自見其甘於庸惡熟濫而不媿者皆其不肖者也夫不肖者之多弊亦何適而得免哉抑學校固未易設也何則科舉之法課之而不教不教過矣而不待教而成者固猶得以自全也今悉取而教之教之而不善天下無全人矣且往古聖哲君子玄蹟精英之所寄雖曰道之隆哉亦其所爲文章閎深奧博殫幽洽遠彌天地振古今而莫測其所由遂以

載其道而之無窮耳是故知文愈深見道愈邃其鹵莽滅裂於文者其於道必茫乎未有識也今也棄文事不講而欲求所爲大本大原治國而平天下者安可得乎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文之重也如是蓋累聖承傳兢兢以懼其墜也久矣意者今豈殆其絕時乎不然何變之酷也余曰嘻異哉吾子之爲見夫廊廟之謨謀信非區裔小儒之所得而測也今天下之變非夏商周秦漢唐宋明所經見之變蓋所謂非常之變也夫當非常之變者有非常之功建非常之功者有非常之志誠使易危而爲安轉弱而爲強拔溝壑塗炭之民而登之衽席國可以富主可以尊則雖千載以來經天緯地之大法神聖之鴻規倍之可也改其轍可也放而棄之掃地而剷除之舉不足以顧慮也而況區區科舉之法本以制一時之權宜者乎所貴乎因時適變者非

獨譏見謏聞之論不足以自限也極其蘄嚮之所至將必天地不
足以爲畏賢聖不足以爲師而祖宗不足以爲守要以行吾志而
已當其幡然而改計也蹙蹙焉但見其不安揆之國計民生無一
可者而固悍焉不顧斷然而不疑者昭然遠觀爲後來計固不期
效目前也雖然豈敢遽自詡以爲必成哉寢假陵躐脅亂漸至衡
決而莫理所謀旣無一成甚且返求其故而不得而終不能沮其
方進之氣者業之成敗運之廢興彼皆有天焉主之而在己者要
不可不盡也此所謂英雄獨斷之主非常之志而非瞻前顧後計
度禍福握籟媮惰懦怯而不前者比也武靈王胡服騎射遂以區
區趙服單于而強中國衣服之於更化末矣而其成效猶若此况
乃明天子在上經營四海恢八極裁制學問進退人才宏萬世之
規其訃謨遠猶深慮碩畫夫豈不達時務之迂儒所得議其得失

哉且求聖人之道必於其文此爲詞章者一家之言耳先王御世
宰物之具載在詩書盡人可得而識今又去其泥滓掇英挹華刪
訂纂述頒行於天下業少而力專文小而用遠若夫淫靡荒怪之
說馳騁之詞雕鏤小技承平無事之日供耳目之娛則可耳新法
旣行先王之道不必盡存者又況候蟲時卉風會轉移固且銷
沈於朽腐之中而莫之顧矣儻惜其湮棄復欲斷斷而守之援陳
言以爲之說以阻新機是真守舊泥古之見自棄於聖朝不足語
於盛明之治也

庭訓後幅句外
有句頗有得於古

讀平原君傳

平原君號能得士然士有一毛遂輒幾失之且君相欲得士士居
巖穴之下亦甚欲得君若相然而不能有合者何也登山而漁臨
水而弋聲利功名之場固非招士之路也夫聲利功名士猶不屑

况於左右稱誦求之哉

讀范雎蔡澤傳

功業易耳辨說爲難非辨說之難於功業也辨說行而後功業建
功業可以倖成辨說不可以倖中此雎澤之所以得也然蔡澤之
券相位乘應侯不自安之隱逆測昭王未發之情以撼動之耳士
多有如此而不必盡得則其術不亦危乎且二子旣在位得志矣
乃皆岌岌如不得免又安在其不危也二子非無功業者也猶如
此烏乎彼才不如二子者獨奈之何哉

庭訓短章難作過於大篇以其
當縮千里於咫尺也此幾近之矣

讀廉頗藺相如傳

廉頗李牧皆名將而皆廢死廉頗之廢也見迎於楚而李牧之死
也實閒於秦將之材不材敵國舉知之而其主乃反不能察悲夫
二子出死力爲其主而卒不見答可謂至不幸矣今有人於此或

殘其肢體斷其手足則行道之人皆哀之舉手足肢體而自殘焉
自斷焉未有能哀之者何哉將相者固君之所有也彼自有之而
自壞之刀鋸鼎鑊亦何施而不可夫孰知手足廢而身固不能以
獨存也可哀也夫

庭訓有勁折之筆 培新案先生蚤歲諸文皆鏃砭
時事立論此篇蓋為李文忠而發下篇則感德宗也

梁武帝論

梁武帝代齊南康侯子恪入見上從容謂曰人勸我除卿輩以壹
物心卿果有天命豈我所能殺嘗讀史至此而有慨焉自劉裕弑
零陵王而禪代之主無復全生自宋明盡誅孝武子孫而故君之
後罔不滅矣殘毒之風有開必甚何其酷哉觀梁武之語南康不
可謂不智者顧能容高武子孫獨不容明帝之後則所言固未能
踐也當其革命之初改故基創大業分王諸子弟其意氣誠可壯
矣而翦除舊宗惟恐不勝若以為當然者烏乎使王而可殺何貴

乎封王帝而可傾何取乎爲帝前後相踵尋覆轍而一襲之其亦

可哀也夫

庭訓神
氣尙峻厲

送常濟生序

吾友常君於學無所不通而制藝詩賦楷法之屬凡國家所設以
招士者尤備極精好同學之士多偉之然試輒不售前後應順天
試者累十數矣歲丁酉余隨諸生後與從秋賦將入闈一時知與
不知無不屬意常君及榜發問之落第者則皆曰某不遇固當若
常君乃可喟也或又曰常君且爾如某何等可言一時之知與不
知無不援常君以自解者常君往時亦嘗以文字干當道與名卿
大夫交莫不震駭眩異其才以爲不可及獨至于闈中則屏棄弗
顧可異也士君子讀書學道好古爲文章與國家招士之科至相
懸也然而學問淹洽輒俱收而兩得焉豈贍乎此自有以策乎彼

與抑值其時其人識其學之不拘於時趨而錄之爾至於偃蹇窮
蹙困阨而不遇者亦往往有焉彼既甘心於謬迂難合之塗則人
世之榮華久已絕望於其心固亦無足多恨若夫低首下心以就
當時之繩尺屏百爲絕世事而營之而亦輒乖其願者則其所以
規之者必猶有所未合也其所以治之者必猶有所未熟也其所
以赴之者必猶有所未諫也或非其性之所近強附焉而終不能
無聞也或由於思有未通益驚而益相遠也是皆可以反覆而得
其解者今常君業則無不精才則無不至其聲譽赫著者如彼而
屢試不售所投輒窮偃蹇困阨者如此意者其時之未至邪將天
固靳之而不畀邪抑豈其起居屋宅聲音笑貌動止作息之間揆
之陰陽五行時日之宜忌有所并格而不通者邪嘻吾有以得其
故矣國家之招士所以科於制藝詩賦楷法之數者豈真以其難

工而窮之哉蓋將役其聰明才力精神意氣於其中而使無旁溢也常君雖信多才而其家居講習乃不顯一於是自經史百家之書周秦以來畸人碩士之文詞下至方輿外國奇核幽眇之論莫不深摯而潛討之至於且試則闕其所好而自飾於曹驚之塗以欺主司之目而炫其鑑此功令所大忌也所以窮年落拓而無得者其在斯乎使舉其它端而悉棄之雖制藝不工其於國家取舍之道吾知其必有合矣況常君之備極精好乎於其歸書以爲贈

庭訓意思譎憤激宕沈鬱是亦得古人之一體但習爲此等幽抑之文恐終窮而難得志於世耳

邪蘇教堂廳壁記

己亥

美國教士路華德米道揚等建邪蘇教堂於北郊屬闔生爲之記闔生告之曰中國一教化旣窮之國也其民貌奉孔子而不用其實中遷於老佛而又不能得其真混混乎相逐於三者之間而其

心茫然無所向好衣甘食以充其欲而不知止外國譏之曰無教

又曰半教豈過論也哉物窮必有非常之變以易其故而振其機

庭訓句法

本劉子政

邪蘇之來適當其時其興殆未可量也諸君以教不行爲

憂者其可以無慮雖然邪蘇之教不行則已如其遂行甚盛方興

之時必其衰微歇絕之兆也昔者孔子之教嘗行於世矣孔子未

沒而異說固已起老聃楊朱墨翟子桑之徒皆與孔子後先然孔

子所之列辟加禮知爲至聖及孟子世百家之說紛然竝出管晏

申商莊列韓非鄒衍爽慎到田駢環淵接子堅白同異之辨李悝

盡地力之教以及尸子長盧亢桑關尹之屬不可勝紀孟子憂之

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然是時

儒術昌明未嘗以爲患也楊墨旣絀老佛亦衰天下之人咸知孔

子之不可過矣而後之學者經術政事文章義理歧爲百端互出

爭勝皆以昌明孔教爲務然而孔子之道反以微絕是何也異端並起其翹然傑出者非堅壁固壘以自立於不敗無以息衆喙而歸一宗及其外無與敵又將潰壞決裂於內而不復能以自全固其勢然也今值孔子之末流世之人耳目厭孰心志媮惰而爲邪蘇者用其方盈之氣抵隙蹈瑕勢固易入耳然亦以孔教尙未遽衰老佛之徒黨亦尙綿延而不絕是以邪蘇得坦然王長於其間而收其進取之效也寔假三教之人皆自顧失恃遷徙而相從大宇之中無復異說焉爲邪蘇者滿志躊躇以爲功竟告成之日矣而不知其覆敗之勢可立而待也何則彼其爲教亦由苦心遏惡敬天愛人而幾焉其矯拂情欲之事揆之人心非有所甚樂而不厭也其心悅誠服者類已望風而先從繼今以往教雖曰廣人雖日多其新進之士必皆三教之中濡柔瀾漫苟且些媚之流其中

無翹材異能魁梧傑特之資決也譬之開國者盡取勝朝所以覆
亡之具與其大姦巨慝妖姬嬖孽恇心佚志之臣民一一羅而有
之踐用寵榮以爲久長之道有不隨手而俱亡者乎然則諸君欲
褒大其教必有以豫爲之防不然教雖亟行竊恐非邪蘇之幸也
或曰孔子之道大矣邪蘇之來非欲爭勝殆將砥厲浸淬以振其
衰後必有繼孟韓之志而起者此則儒家之談不足爲諸君告矣

庭訓文用入室操戈之訣亦頗能使彼神奪行文紆徐而下亦甚可觀 又訓文

中過抑孔教似欲退避邪蘇未免助敵燄而餒吾氣仍須有陰陽予奪之妙乃善

報張任卿秀才書

任卿秀才足下人來知足下補學官弟子聞之喜不寐非敢以是
概足下也信足下果有以合乎此矣勉之而不止雖其上者吾可
以爲足下券惠書不以其不可教乃至歆以所身得而曲誘之嘉
誼甚荷世固有不可一世而傲焉以自是者鼎食者不知蕨羹軒

居者不知蓬戶彼有以樂乎其大也誠使司馬遷相如楊雄韓愈之才生今之世樂其道而不厭其於世俗之科第固亦未必不得藉令不遽得其心之所寄要不屑屑以此爲意決也然並世之人親見其擯斥不得進或且從而惜之其惜之者皆其不相知者也使其所自得世俗可以與知則其境之所臻必不能大遠乎世俗無疑也得不得蓋無足道要問其人之意量何如耳

賈佩卿云一波三折

如僕

者學不足媚俗才不足驚衆業於此有年矣諛僕者反見謂不屑此真過論僕誠不屑何苦踔海數千里涉風濤冒暑雨而以從夫怒不相喻之人哉旣非分之所可冀屢創不知止顛賴終身而無補如故此則僕不敢不自鑒者耳向嘗默念熟慮謂彼自有其道絕不可以強爲其灰心槁志無復徼倖之思者用此而不謂吾子之竟有以得之也一夫先登萬土增氣僕不肖亦勃然有奮迅

之志矣雖不蒙敦率猶將躡屣挾書以從足下後足下其靜埃之

庭訓中段學答桂斯

立書亦頗得其髣髴

解憤贈李光炯

語云嘒嘒者易折皦皦者易汙蓋憤世之多侮爾吳闔生曰此非
近理之談也亦有其不嘒耳嘒則未有折焉者非必不敢相折也
力不可也亦有其不皦耳皦則未有汙焉者非必不欲相汙也勢
不能也獨世之人名爲侮不侮非其實爾古之人有仲尼有盜跖
盜跖膾人肝以爲脯不顧親戚兄弟從卒九千人橫行諸侯間拜
孔子於履暴之下此可謂無侮矣夫豈不得而侮其勢之所禁有
畜而不遽發耳盜跖死從卒解勢力盡人傳誦其暴至以跖爲惡
名若仲尼則不然絕糧於陳蔡畏於匡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環轍
盡窮栖栖終老其侮甚矣而仲尼若無與也曰匡人其如予何桓

魁其如予何渾乎無際之量若江海然渺焉投一芥子於其閒無能爲之有無匡人桓魁惡能侮孔子哉且汙與潔無定名完與折無成勢莫之折也而已以爲折焉斯折矣莫之汙也而已以爲汙焉斯汙矣舍所爲不折不汙者不事而日求夫折與汙之境而爲之悻悻焉吾見其侮之日積爾嗟乎士生於茲世動足而俗羈之舉手而謗叢之雖懷尾夷之行挾龍高之辨何術而能免於人之口哉誠自足乎其在己者其亦可以無悔矣吾黨李孝廉光炯以事齟齬於俗光炯固不言嚴子翼亭以其不偶也贈之以文義形於色嚴子之於友篤矣吾思其進光炯以不廣也作解憤以開之

庭訓中幅

文字與折

遣怨答嚴翼亭

嚴子翼亭今之深於怨者也其文章多牢愁抑鬱之思使人不可

卒讀閒嘗詒書不佞曰子未遭於時意其中不能無怨然雖然慎
毋怨怨足以餒其氣氣餒而道與文於是皆將不能復進也夫嚴
子用善怨名而顧以怨戒其友此真同浴而譏裸程者類耳且怨
固於古無禁孔子曰詩可以怨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怨也怨亦何損於道自古豪傑閎偉非常之士若莊生屈原
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李杜韓柳之徒其所爲憤世疾俗而感慨
不遇者不可勝數也彼其瓌奇卓犖倅儻之才誠欲有見於當世
大者出其經濟移易一時之風俗小則遭遇事會攝尺寸之柄以
自展其所懷二者不可得猶欲丐升斗之養以事父母給鄰里族
黨雖無贏餘而寒衣饑食要必期於無缺甚或財用不饒不足以
自贍而猶願四方無事時豐人樂得優游以竟其藝業而無亂離
奔走之傷也天之生材豈不甚難其所以勤劬煦育以俟其成豈

不甚至其愛重護惜豈不甚篤其期望許與豈不甚厚其責任倚
畀豈不甚深而顧或生焉而不得成焉而不之重重焉而不能
任任焉而不克終斯已足悼慟矣及若功名富顯安寧佚樂之事
彼蒼之所不甚惜淫昏狂暴庸庸之所得同據而其享者而獨靳
於賢豪而不之與或且備極人世之窮困憂辱艱辛苦難之境以
摧之一豪傑生于下必徧置庸流於其上於其前後左右束之縛
之馳之驟之操其生死禍福制其升沈顯晦使之氣不得伸志不
得讎業不得就磨滅銷沮同陷于禍敗而後已而衰靡之俗諄諄
之法暴慢之政乖迕之計壞散之形凡其心之所不能安耳目之
所不欲聽睹者悉陳其前而莫之禁也烏乎不知造物者果何仇
怨於斯人而故困之辱之挫折之憂傷禍苦之惟恐不勝之至於
此極也古之人流離窮蹙無奇行偉節以自發其志而沈伏痼結

憤激之氣無所寄以自解也則著爲文章以自表見口之所不得
言手之所不得措足之所不得而蹈履者皆可以筆之簡端而告
之後世人不能謀鬼不能忌上帝不能復施禁壓於其間蓋士之
差可自慰者止此而已於是乃知莊屈司馬諸人所以傳至于今
而不朽於後者無他焉皆所謂善怨焉而已文之所由貫古今不
敗缺者亦惟善言怨而已矣嗟乎士旣已見羈於俗而不得行其
志矣使更奪其區區憑藉之具而阻其干遏一縱之塗則將何以
自遣哉此宜非往古聖哲之所忍出焉決也雖然文章之事亦道
之支流餘裔焉耳蹈道守高之士自得於己者深雖銷聲塵壒之
外而有千駟萬鍾之樂身後之名固無所用之事功且不足道況
於怨誹之詞乎僕生安樂之時而履豐亨之境所欲無不遂者雖
時方多事非小人之所得而憂也嚴子之在客旅文章遊觀之樂

亦自可以不窮豈獨僕固無怨哉雖嚴子之怨吾猶以爲未可也
異日者僕嘗遠跡遼海登碣石之山北望長城西顧京國慨然見
天地之大海寓之曠寥此亦天下之至樂也嚴子盍偕我往遊乎

庭訓奇恣噴薄千迴百轉頗得氣勢之美殆讀史記韓文
有會於心偶然一遇乎此姚郎中論文所以獨貴超悟也

民團議

庚子 以下
避地深州作

天下之人莫不有堯舜之資惟恣其所爲而莫之禁則可以皆入
於盜跖夫草之爲物至易治也滋蔓猶不可圖水性至柔隄防宣
洩之不時則壞城郭溢井廬而不救是以孔子七十而後縱心所
欲不踰矩孟子持性善之說其言人之爲道也以爲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自非生知之聖惡有莫之禁而不濫者哉古者帝王
於四民之外別立名號而制之以爲兵此其故何也治則安居無
事亂則捍難禦侮此斬木奮挺之倫優爲之顧使之不耕不稅徒

坐食以病農豈無所爲而然哉亦重其事靳其權而專督之以稜
威之用也是以有教練之法有整齊之律有號令之施有賞罰之
用有操縱之權養其銳以制敵而嚴其紀律以聽於上緩急可以
相倚安危與之同命三軍之士視將帥如父母聞軍令如雷霆兢
兢而不敢違焉夫如是而後可以言兵若夫蚩蚩之氓則未嘗責
以兵之事也聚什伯之衆在隴畝之間耕田鑿井以奉公上而已
其茫昧而不知法度散漫而無統紀教練不及整齊不能號令操
縱皆不易達賞之則不勝罰之則羣拒而不受可安而不可擾可
順而不可逆可柔而不可剛固其勢然也是故軍國大事謀之廟
堂之上授之將帥之手而決之行陳之間猶且不得已而用之其
敢罷民以逞乎且夫民則固嘗輟耕而欲崛起矣古之爲治者其
臨天下也凜若朽索之範奔馬故曰衆怒難犯又曰民愠若防大

川蓋膏澤以悅其心刑罰以威其姦教化以柔其氣使日遷於善而不知而猶懼其或潰也仁義道德之說士君子之所服習而歌誦而民無與也彼其俯首而服於長吏特徧於法而已一旦釋所事而恣睢乎等夷之上未必非其心之所喜也殺人肢篋理之所得不得爲於情固所甚便也法曰殺人者死肢篋者具論其罪則熟視而無如何耳向令殺人者不死肢篋者無刑則盜劫之風不終日而徧天下矣法之所以維天下者何也勢也令下而莫敢不行禁出而無敢犯者恃其勢足以臨之民之奉之無不謹者亦自量其不敵也故雖無尺寸之藉未嘗不深矚側立以伺一時之瑕隙而求自逞其私也又況資之以爲兵之實使人人得假捍難禦侮之說明張膽目以操兵躍馬而爲合從連羣之事其勢之旣成亦復何爲而不可爲之上者尙安得持空法以爭之昔之治天下者

所以專兵之責而不以其權予民蓋爲此也嗚乎叔季之世不能
整軍經武以收用兵之效至舉國聽命於民以自防是率天下之
人盡爲盜跖而已矣迨其弊也人皆知民之盜跖而不知上之所
以驅之者其勢固有以至此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
之謂也豈不哀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草之蔓也不燔不止水之
溢也不決不流彼其殺人肢篋而無顧心者猶是蚩蚩之民爾其
材略未有加於初其勢力未有積於後也徒幸上之不制而張其
燄耳蹙而揃之無遺孽矣夫旣已盜跖矣寧能忍留之以害吾堯
舜之民哉曰是固爲禦侮也揃之如侮何曰盜攻其外舉火而焚
其內則加毒矣於盜何損憤者曰固將取一糜爲快使俱無得
也此非計之全也且彼將戢其火而據其居又安在其爲無得也

庭訓文勢甚酣恣 培新案先生此文或有謂於近世徵兵之制不合者不知當時
朝廷縱用亂民以開外釁幾肇亡國之禍先生之論固爲此而發也下二篇用意並同

深州三官藥王廟碑

記曰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古之人未嘗不事神也惡非其禮而濫爾自釋老之教寢昌廟祠宮觀充天下禱者營焉莫曉厥指於是姦利之倫造作詆誕符驗妄騰譎聳異禍福陰構已私亂萌芽繇此起士君子揭一方之望者又不暇究切是非利病多醜而賓之不屑道而窮兇桀猾偷便息養乎其際甚則吹毒州黨連億衆射非常烏乎豈非憤於本原從俗俛仰者之咎哉今四方異術衆矣苟從其不繆於禮者亢而宗之以招後進俾喻先王制祀典之意如是而止天下奇袤之禍其亦可以少弭乎深州治東北嘗子村舊有三官藥王廟其建始不可考而三官廟有碑云祀堯舜禹三王之神獨藥王無聞焉鄉先生賈君鳳圖隄之而唏曰堯舜禹咸古帝

王命廟之名蓋取其官天下云爾藥王之神意神農黃帝之屬無疑也今遂盡彫剝居民怠忽不祀何以昭明神塞荒誕以合古祀典法施於民能捍災患之義乃合羣父老醵鄉之緡錢二百有奇卽而新之祀事並興嘉祥狎至因樹石載績殿之詩曰

熙神泉人道伏倚人旣蕪牙神失理維正有崇邪百圯三王徂天吁邈矣遺烈力追絕接軌不遠民思緊具邇有赫醫宗莫本始歸獨峙旁勿肆毀蕩滌疵癘壽萬紀

庭訓造言爾雅義亦不膚

答鄧和甫書

和甫學兄執事奔走道塗曠然無復朋好之樂久矣得他人一書猶爲數日喜況所畏敬如執事者邪家國艱危處此亦復何心抑來示所言何其過慟也西文教師貝格榑舉家罹禍事最慘烈念之至今髮指古人借軀報仇急人之難今以親負墻問業者二十

人視其師死邈若胡越之不相及曾不能畫一策效一勤以相救
助事往追悼雖大恨寧有當乎且如羅子雲窮日力以救人爲事
七八年來所活至多其惠甚著猶不得免此方人殘忍無肺肝如
此矧貝先生慈良溫惠未盡喻於人人邪蒼天蒼天誰實爲之其
又奚怨人無不死自古殉身危難決一瞑若歸處者衆矣士各有
志耳邪蘇法以死職爲得所如此者不可一二數有知而蹈之者
矣推先生之心生寧足戀死寧足悲邪是殆無可深慟且一慟不
足爲先生慰也五洲交通以來強弱并兼之勢日亟莫不戕殘異
類扶植同種取刮剔斬絕爲快百年之間大氏涵蘊禍胎崇養孽
牙之日也推其端坐性情乖異風趨習俗不相通喻日增釁交仇
罔有慮難未然而逆籌所以挽之者貝先生與其同志體好生之
天意均海內外而一視之不惜身爲玉帛犧牲務通彼己之好思

欲得吾國高明英敏有爲之士鑒其悃誠與爲表裏以同風壹俗
破猜解嫌銷巨禍於未萌開大福於將兆不謂欸欸之忠不見諒
於顛蒙殘虐之頑民空用捐糜其身家而無效也雖然使其所冀
幸不絕於人寰一綫之機有啟自生平所樹者薶滅九幽之底僕
必知其甘心焉然則吾徒之慰先生於旣死者自有在毋徒悼慟
爲也避地以來凶孽未揃卷所業而懷之不敢一展省比者妖燄
少息始稍稍溫習遺忘者蓋強半矣志雖未懈顧念驚質恐不足
敦率深用惴惴方今戰血未乾民氣殆盡毒釁漸於宮庭災害錮
於肘腋自非明闢耳目洗刷制度撫創殘於痛定振危疑於垂絕
曷由應客樽俎之閒圖存蕩滌之後哉執事吾黨英少方當潛心
大業忍詢負重毋自隳其氣徒爲無益之嗟幸甚

庭訓文極
縱恣轉變

贈李子周序

古今人不相及居靜以觀羣動倏百變若風馳也土生千載之後
輒有志乎千載之前其亦可慨矣夫昔之人已往矣卽甘心好
古者莫由起旣逝之魂魄於幽冥沈沒之中而親聞其警歎也雖
或相去未遠流風餘韻之遺猶有存者亦徒意之乎恟恟之原晞
慕乎空虛之表不能以跡象求也至於時過世遠聲塵曠絕幾不
知古有是人雖載籍可徵而傳聞異辭每失本真又其紀錄大率
其人之麗迹而精神微眇初不寓寄乎此況乎遭逢不同或劫於
勢物之變當其生平固已摧藏壹鬱無以發施顯白於世嘿嘿終
老雖同時之人或不盡知知之而不必信信之而不必深寂漠孤
蹤昧昧無表章之術也其亦久矣而癖乎此者至欲從兵燹之後
榛墟邱莽之間想像其轍跡所曾經園林廬墓之所在而流連悵
往以寄其固結不可解之思其果何從知之而何從信之哉然則

古人終不可見乎曰奚爲不可自昔魁閎縱佚之才類皆有竄絕
非常之抱負其始也皆欲有施於當世及其窮而失所或益選以
流離乖迕不可堪之境甚至天荒地變橫其身不足障一世之狂
瀾蒿目傷心往往有牢騷不平之思以鼓舞其胸臆詖蕩之氣聲
光頽頽不可薶滅而一寓之於其文辭使百世下覽其辭如見其
爲人聞其風而爲之興起蓋其所箸書史文論騷詞歌頌詩篇之
流皆如此此所謂立言之盛業死而不朽曠百世而相肝鬻者也
而體婉多風音聲感人尤以詩爲最近吾嘗好讀古人之詩觀名
賢達士之自寫其懷抱紆徐往復未嘗不三復於心至如阮籍陶
潛杜甫韓偓元好問之徒親見家國艱屯山河破碎百憂中鬱憤
不得舒乃發爲悲哀迫切之音反覆沈淫激叩而不能自己烏乎
何其感人之深也雖去今數百千年其痛猶新其肝膽赫然猶在

也而況身當其際與之周旋往還者乎此眞志乎古者所宜編摩
研悅而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亦所以自託其精神微眇於無窮者
也頃吾避地寓李氏李氏兄弟多篤學而子周志意尤卓卓甚有
意於學詩喜其志之同故告之以此

庭訓辭旨往復
蕩軼甚有情韻

張孺人墓表

孺人深州張氏歸鄉邑李始至事姑病能盡其勤姑大悅之姑死
撫誨弱弟妹有成立及繼姑來歸不相得竭忠以事終不見容遣
歸母家數年其族人憐之召居己舍姑後悔迎還幾年翁卒終
不相得再止族人舍中於是方育幼子以不得於姑憂苦成疾時
閒時作凡八年己亥三月某日以疾卒年四十七其年四月葬於
里之西原子四人廣濂廣洙廣泗廣涇女子二人長適某次未
嫁孺人恭儉好施與遇人有恩紀惟不得於姑以死里之人共哀

之其長子廣濂與閻生交痛其母不釋以狀乞表墓之文閻生曰
姑婦其始涂人也其相屬如子母焉自涂人而之吾子此人之所
悅也自涂人而之吾母此人之所難也以悅遇難故子之情劫而
不申而母之德渴而不繼於是忍之則愒置而不慈刻之則煩苛
而不恕而姑婦之恩始夷恩之既夷勢且乖悖衡決出於恆情之
所驚兩敗俱傷而姑受其過不有賢婦孰能達見悅之情而善維
其後乎孺人之事兩姑同而見答則異世以爲前後母回不同要
其悅與難之勢一也孺人於所難旣自致於前矣天不假年其效
未孚於後而竟以死死悲夫里之人至舉其不遇之蹟以爲孺人
名此孺人之所心傷而不忍出也然使無所附以傳之則賢子之
心其何能自己故具推其所以俾知孺人者共覽焉又俾後之婦
人者有以自鏡也

庭訓其言
有補於風教

贈武和之序

烏乎國家無事士生斯際得從容問學與交遊縱橫談讌以究其志業以蘄寢及乎古人此生人所甚願而不可驟得者也江生謂別黯然魂銷豈不然哉余從大人於蓮池來學之士歲數十百人其才智通敏情誼浹洽者往往而有當夫春秋佳日招邀會集密坐論詩諸人皆負氣少年莫能相下交諍互詰不主故常或一義新得刺刺辨不休解者從旁出書史摘其誤相證乃瞪目不能一語其尤豪者高談雄議旁睨無人或負固不服騰聲相抗氣勢並長音響出牆屋間僮奴驚怪不審何事人視始廢然返方是時意氣交通盤桓談蕩豈顧人世閒有所謂離別之事哉亡何畿輔亂起州郡所在蠢動衆皆散走余亦隨侍避禍外縣轉徙以至深州於是向者朋遊之樂曠焉不可復尋幸能常來候問者獨常君濟

生武君和之一二人而已離合有時當時顛倒諸公閒豈意寂寥
至此今烽燧未寧斯文將墜繼此以往猶將與諸君合樽促席追
歸日之驩乎抑南北乖分永相望於無既乎吾學之成未可期藉
令有成而曠觀斯世又將何以自效乎和之雖沖淡其於安危聚
散之際獨能無槩於中乎而亟亟求去不容口何也爲述前後相
與之跡以要之

庭訓情
趣可觀

東郊游行記

古之君子蓋莫不好游夫游閒者事也今人以一身撓萬慮之紛
恒苦其不給而君子乃得閒者何哉彼衆人者汲汲焉惟所利之
是務一旦有事乃張皇而不知所爲終其身顛倒於悲歡欣戚之
交而莫能以自主故其心常促促若不足而無復遐觀遠攬之懷
若夫君子之游又未嘗遺世絕俗以爲高也其中之所蓄實能綜

括萬事之變而無所遺故能舉所爲怪愕駭之境一空之而無所累雖所遭備極艱屯其素定者常有以待事之來而爲之備事之未至亦不屑切切然爲無益之憂故其中心悲閔或百倍於尋常而閔識孤懷要非常情所能槩其寓於物也隨在皆有所觀感而非徒爲耳目之娛古之人流離窮蹙竄越奔走兵戈逆旅之際未嘗一日廢游蓋繇此也余隨侍保定十餘年每晨起輒招攜二三子追隨杖履散步郊外以爲常比來深州而茲遊不廢始至四郊多警城常晝閉則往往從城上遊行旣而啟關寢早而吾遊亦寢遠顧下州辟左在垆無高原大野豐林縹草清流怪石之觀寬閒之憩坦平易直之行惟躑躅蹊徑閒而已城東故有隄其陔脩廣可循凡出郊必循此隄隄旁有墓曰高九者高氏之祖也其墓高敞可眺望凡行隄上必至墓前久之而後去嗚乎彼高九者特

一匹夫而已耳遺骨委蛻荒冢間乃至涵淹種胤蔚爲茂族亦云盛矣天之生此人也資之者無不備位之者無不崇嗣續之事其至常不足道者也人之受于天也無限而此嗣續之常固盡人之所有也彼高九者不能承天之所資與而自致其位之所極昧昧然死於此土而卽此盡人所有至常不足道之事據而有之固已食報不窮蓋人之自達於天者如此而況士之不屑於流俗而矯然思有以自異者苟盡其力之所至其爲效何如邪此吾所以悵悵其旁而不去也

庭訓後幅無端感發處有遠致

南郊游行記

余居蓮池餘十年出走後遂不得復至然於蓮池誠不能忘情到深州寓李氏之南莊旣惓惓不已則一視南莊如蓮池夫南莊之與蓮池一無類者余情之所寄則了不異焉庭中有盆植芙蓉莖

葉鮮妍可愛余視之如蓮池之微波淪漾萬花齊放也野鳥時下
啄食載飛載集余視之如蓮池之羣鳥蔽日蚤莫去來爭巢叫譟
也斗室蕭然借書列架余視之如蓮池之崇樓傑閣牙籤萬軸縱
橫輝映也飯已無事與主人昆弟徙倚簷閒如蓮池之招朋挈徒
穿林躡石上下巖洞之娛遊也閒以語人則皆曰嘻烏有是余曰
不然天下之境皆同接於心而各異夫山川無美惡也安閒遊讌
則喜亂離遷斥則悲安閒而有遷斥之恨則雖喜亦悲亂離而有
遊讌之虞則當悲亦喜夫何彼此之殊乎今保定淪陷未復向者
人文薈聚之區今爲羆虎窟宅嘉林勝地辱於樵蘇之採奴養之
栖而吾猶得與諸君誦詩考文游衍自若由此觀之彼殆不能及
此後數月移居城中猶時時出行郊原南郊最狹無可攀留惟吾
蓮池之勝不能忘也

庭訓此等文不
宜多作易入俗派

西城游行記

余既喜爲郊遊於北東南三郊足迹無日不到獨未嘗一至西郊但從城上眺望而已始至以城門晏啟每不得出既而可以出矣然卒未嘗一出或問之余曰萬物當春欣欣向榮至秋則荅落而悲彼西方者盛秋之象也今者時方喪亂民生毗離凋敝閭閻拭目以望太平久矣意陽春猶可還乎吾聞極西有崑侖山其高不知幾億萬里上接仙人之遊而所謂西王母者實棲靈於此吾以爲神仙之荒淫久矣其於塵世固不相及也今人間擾亂如此彼琳宮璇室之中其亦有悚然情動惻然心感者乎抑者其猶耽樂之如故也此非余之所能測也故升高而望之

庭訓此篇
興象空邈

北城游行記

循西北行至西北之隅得廢鐘焉故浮圖之鐘也浮圖毀或昇

之城障亭中亭今又毀矣覽其刻蓋明代之鐘云余過之而歎曰
大哉天地之化也從明至今不過三百年而鐘之變遷如此雖然
今固衆知其爲明之舊物也夫宇宙之間惟金石最爲可久而金
石之徵信蓋亦取其辭焉是鐘也此後不知更閱幾何年計其所
託之城塼亭礎勢不得與之偕存繼今以往必且傾頽沈壓陷黷
於厚地之中而莫復知其所在幸而復出其刻識必已漫滅不存
不能復辨別藉令所刻猶可辨又恐時代推移文字歧異或至相
視而莫知所云將與峒嶼之碑埃及巴比倫之舊文空示奇模於
終古亦孰爲鉤稽典籍考世徵年而蒐討當時之故實哉而況能
推知吾輩今日之睥睨其旁哉士之不甘朽腐而欲自存於後者
徒以區區之文爾而文之晦顯其權固不能自操蓋至於文學一
變則其閒之英賢神聖與夫鴻功偉烈奇辭奧典不刊之論莫不

相隨竝盡一掃而無復留遺如此者非一世也典謨六代之書簡
篇百氏之學莫不自負瓌瑋矣繇今觀之其足恃乎其不足恃乎
吾不暇爲一鐘悲也

庭訓推波助
瀾百感交集

弔國殤文

天津之難鄉人多有殉者作歌以招之其詞曰

海沸鬱兮鯨相磨截孤城兮汨危波莽萬憤兮闕不舒騰怒上兮
燭星河礮礮礮兮水之許寒飈瀟兮鬼相語徂結草兮亢杜回摩
敵艣兮西之雲霧燾兮揭靈旂赫甲馬兮從天來響習亡兮塵氛
離生爲英兮死爲桀績不樹兮靈不泐尸豐林兮追怪物星日殄
兮山海移曦浩氣兮巨天際浮渡名兮傍江瀆水可濯兮毛可食
儲與荒原兮百戰場魂來祠兮安故鄉瘞癘燼兮日月際開祥光

兮振四裔

庭訓詞
甚偉麗

釋病

或病延陵生曰吾觀士之生斯世者類皆有所樹立高者澤被生民聲燁外國爲廟朝所倚僇所服其次內董樞機外制方域喜爵人官怒赤人族鼠處鳧趨噓寒欲燠又次發科登第脫淖飛雲人歆其德士習其文又次呈材效能希顏揣意卑營口腹高獵富貴此人行義殊端遭逢詭致大都襲氣山川稟精天地炳炳炎炎踰踰濟濟並轡而驅躡足而起般紛糅乎百年舉無議乎後矣今吾子才不越中人行不踰閭里呢訾文字之間容與檢閑之內親朋不見知官司不及採竄伏空堂日夕徬徨閒居曠日誰與騰驤且夫因時制宜者睿智之明去故卽新者賢豪之果方今渤海波濤神京烽火周公制禮迂而難行孟子持籌百無一可不厲汝聰明挫女意氣綜覽九域橫絕四裔騁才於鯨揚鼉跋之林發跡

乎狗盜雞鳴之輩霧涌雲會蛇龍並起顯晦一時誰測汝之中餒
詩有之曰婉兮變兮突若弁兮吾見子之婉變矣而不見子之弁
也鬱鬱久居何其不知變也延陵生於是憮然失容徐而釋之曰
嘻客之所以病我者曾不中吾之要害也譬如眇忽恟恟之間驟
進以辛熱苦寒之劑烏望其灑然患釋霍然病已乎夫羲輪廣運
萬里天海四照而蟪蛄一巢不自以爲小元氣貫注古今廣莫無
竅而蜉蝣一朝不自以爲少今欲執書生寂寞之業而責之以戡
定何異以仲尼之不王而遽議其非聖乎且夫棟折榱崩而園林
之木不聞失其容輪摧轅毀而苑囿之乘不聞沮其氣何則彼誠
未與其事也夫已被園林之擢曾蒙苑囿之愛尙且危而不持顛
而不戴而况輪囷巖壑之中放棄郊坰之外者哉是故蒲弱之植
可以娛耳目而不可以禦霜寒鴛鸞之翔可以玩文章而不可以

資控搏國家養士二百祀儲才彥蓄傳異故爲安危有恃緩急足倚今簡而用之何恥不洒何業不遂瓦礫之材廢棄泥淖之中乃分之宜夫又何媿乎且夫止庭之鳥三年不飛而不可謂無凌雲之翼墮地之麟十年不馳而不可謂無絕塵之足今國運雖屯賢士如雲吾又安測其所極吾聞之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才有所不逮功有所不成智有所不會力有所不逮運有微而復振事有絕而不亡業有久而不效用有蓄而不彰人有能有不能時有行有不行今者生靈塗炭帝業飄危談詩書仁義於茲時固且以爲支離耳然而伏羲神農之胤不能由此而絕黃帝堯舜之祚不能由此而滅文周孔孟之傳不能由此而歇天經地義之行不能由此而輟一旦天宇昭明百姓樂康蕩去兇殘之蕝開昭日月之光登五帝抗三皇興禮樂講農桑永隆基於萬代徬遠制於八荒雖

由功勞藝術之振新乎其必有追復於泰古者存一綫之緒於垂
絕振微亡之統於將明庸可無其人乎小子詞昧誠不足以堪之
謂此道不足復留於天地之間抑不然矣然則殫精竭思於此與
爭榮競耀於彼其得失固未易以軒輊也余又何病於子哉

庭訓
氣尚昌

王此等文體已陳
陳相因不宜再襲

城南飲餞詩序

國家招撫亂民用禦外侮近畿羣不逞之徒風起潮應紅巾蔽地
刀劍滿街焚殺之事日有所聞官吏脅肩聽命猶不得免而深州
徒郟最盛遠所之人四面而會敵軍旣集陷天津犯京師踞保定
縱兵四劫殘城鎮如破鳥卵百姓朝生暮死裁來不知其端故揭
竿肇亂之區皆被酷禍而深州尤所甘心方是時房之曹公以候
補縣特旨升用直隸州知深州事始至廣設方略因亂爲治威申

姦伏獵虺蜴於几筵之間而揃其毒磔訓狐以示梟蛇叱狼如子
安危易勢迴艦轉軸駟馬不及過隙敷長枕大被於通衢喚流亡
而帖之卧親蹈虎窟剝肝心植仇讐之冑海納而城防之易噤齧
未出之聲使呼父母櫟者門者譙守樓者邏市者吏侍堂皇者無
時無地不見公之面以此深州之民坐兵塵烽影之間塵市不驚
皆援公以爲甄歲十月法蘭西之師自保定南移聲言來攻垂至
境矣聞公之所設施迴軍竟返而公亦以此去官後旬有餘日公
將謁大吏過州治鄉民繞泣攀援不聽馳去搢紳父老相與治酒
饌餞公於城南郊酒半有酌而起曰公莅吾州未滿一歲遭窮古
奇變天旋地覆本末搶攘事端紛起如麻膠葛糾盤才諳內手惟
公精力過絕人人厯危疑眩愕百境開闔陽陰張長弛短卒使閭
閻安堵卻險難於無形室散官解而一方受其蔭環觀郊畿守土

吏殆無有倫比今之變非一州縣所能抗彼避難取便脫身事表
或趨勢屈曲含汙忍詢偷得苟安雖土圍煎糜民命溝壑固無以
相責黠者轉因緣盜藉博能聲擅美利其間而公望實兩乖顛連
如此功不必讎德不必報其然無足怪者獨文字微權厯茲未墮
不有考引何以輸邦人之忱悃永公賜於無終敢以歌詩爲請乃
爲作詩曰

有孽其芽始曹濮閒吹毒上騰乃迫天闈一虺之孽其蛇十萬螫
野噬城畿郊殆徧公曰毋譁來聽我約敢犯刑書磔之郭郭豺狼
闕藩遂登我堂所侯昏虜城闕崩牆齧肱所牙鷲黃之飽循聲而
求盡入其手公曰毋然茲惟我在一凶不驚沈冤盡洒嗟嗟州人
汝瞻四旁爲創爲子爲厲爲俚其牲爲犒其薪爲椽沴其爲氣骨
其爲塵而汝父子汝兄汝弟汝歡汝棲汝安汝止汝笑人嗚汝肆

人糜人胡汝愛胡不思爲州人曰嘻繁公之德逮我孫子尸祝罔
極天地方難義隕姦飛謫公之分不敢公悲昊天吹明隕飛易所
公去無遠來還活我椎豕列壺坐公其閒綏公醉飽以慰州人孰
不爲吏嗟公則那匪公之私百司之儀

庭訓前文琢鍊警聳可與
學韓詩詞甚卓犖亦有勁氣

記潘鳳臺

法兵之至深州也未至二十五里先攻東鹿之舊城屠之州人大
震於是天主教人潘鳳臺方自宅所還卽夜馳數十里至舊城法
軍中因所識隨軍法教士請見法將法將見而問之曰刺史安在
對曰刺史知大軍遠來督過之去抵葛教士求解已至獻縣矣葛
教士者駐獻法教士葛光璧法將所從受學師也法將不悅曰教
士何以能解對曰軍獨不知刺史之賢耳卽知之雖無教士固解
矣近畿數百里未有刺史之賢者吾儕之所託命也法將不信復

問曰聞州有兵凡幾何曰約千餘人法將怒曰是何爲者也曰是教中所請以剿亂者也然則何以不剿對曰亂不可剿也法將曰何故曰昔之所謂肇亂者皆遁逃去久矣其尤者刺史亦稍稍捕治之兵卽往剿不得要領徒苦民耳今教中失屋宅田業器用累巨萬皆將於民責償之民累教益憊矣於是法將夷然曰汝爲我往先焉有聞亟以告遂下令曰簡軍實且食而待發鳳臺至州未入城遽馳書報曰已視之矣州城四開官吏持牛酒待勞中國兵皆遣去信至軍軍人與之飯曰姑少待與汝偕往飯已復謂曰汝亟還軍不往矣旣而法兵竟不至君子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潘鳳臺一言而舉深州受其賜使非應變之才安及此禍之方亟擅方面重任不能策棄職而圖存者比比有之或應對失機虧國辱身卒授首於強敵彼其人非獨無忠義之心也故發憤之士疾首當

世之事至欲起僨事之徒重誅之於地下而君子以爲過矣易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彼實才之不能勝曷病焉

庭訓文頗縱佚收有力
培新案授首強敵謂護理直

隸總督覺羅廷雍也
在保定爲聯軍所殺

常氏家乘序

北方人家罕知爲譜家君譔深州風土記此邦著姓見於史氏記
者悉條其世爲人譜以詔後進於是饒陽常增璋濟生遂承襲義
旨以爲常氏家乘自其子姓及始遷之祖旁逮疏屬敘次之爲世
系表又推之母婦所自出與姑姊妹之適人者爲外姻女子子表
纂錄大事爲大事年表自明以上不可推而先人名字有題在金
石刻者輯爲金石名考其他祠墓宅舍皆有志又爲家傳若干首
綴於末旣成以示闔生闔生曰天道無往而不變而人寓乎其間
人也者變之偶存者也故君子小人之澤皆不數世而斬今自譜

牒推之十世以上其宗支往往絕而不傳而人情以嗣續爲重有
絕世者莫不以爲大戚若自其通言之雲仍之子孫於其遠祖固
邈不相涉也絕與不絕何以異運化之行逝而不反豈不悲哉天
地之變無窮惟託之文章差可久今北方固不知有譜矣南方則
家家爲譜而其譜亦皆束而不觀吾至南中見世家子弟問其先
罕能言者豈非以譜之爲學支離曼衍無文采思議相感發遂至
熟視若無覩與今濟生於族世隊散之餘蒐羅采輯用力至勤又
能竭其才思致精文字讀其著論恢奇雄放足以聳觀聽而生孝
弟吾知是編出常氏子孫莫不人手一編愛誦而不忍置而宗桃
姻戚亦遂深入人人之心至於久而不忘鄉里之間見常氏之族
獨赫赫在人耳目皆矯然思述作以自表見而爭濯磨於文章之
事藝術勃興文明之風鬱爲孝義一方之勛名事業必卓然有可

紀者皆濟生之開之也天演之學曰物惟競而自存而後爲天之
所擇長留而不壞茲非其倫與故喜而爲之序

庭訓後幅
意甚濶遠

書嚴翼亭文稿後

嚴子客保定二年鬱鬱不自得日以治古文爲事值大亂抱其書
歸里當是時余亦避地近縣及歲暮余還保定嚴子亦於是日還
問之則不能家居沿江下海抵榆關經天津京師以來出入敵兵
蹂躪之地卧起虎狼之羣者蓋旬有餘日也閒出其文相眎曰子
爲我題之夫韋布編摩之業之無用於世也久矣世之君子誠亦
有所不暇窮愁之士厯驚剗百變而不忍釋其所爲文此拙者徒
也雖然震古焯今之事類不能無藉而傳至於機牙相選參微抵
密彌巖折隱智名勇功之所頓愕而文字獨收效其閒文固不可
辱乎若夫無營於前無晷於後方晏然若不自足而褻寒侈饑湛

淫不能已若審其無當而甘之者抑何說也蓬蒿寂寞之境人之
所不能堪而躬焉者方軒眉其閒以爲大樂况深研萬彙出入艱
詭以發舒其志意至于動天地質鬼神而不震不疑其所自負偉
矣夫庸閒於所遭晦顯用世效不效之數以爲欣戚哉故不冀人
知而不必自閔無求於世而不以遂棲不出爲賢無不可者雖然
其所爲無用於世者固猶若也天下擾攘未知所窮區區抱其無
用之具雖欲自立於世曷之乎此吾之所以爲嚴子悲也

庭訓激
岩沈鬱搔

著癢處收筆尤有深致 培新案文中機牙相
選數語感於李文忠在京師與八國媾和而言

王氏姊墓志銘

姊伯父第四女嫁清苑某官王縉踰年以產難卒於濟南先是伯
父第三女亦嫁王氏夫曰恩紱縉兄也姊性最狹不能容然好惡
一衷於義見人一不善嫉之如仇有善亦倍重焉初從諸姊學已

而輟將嫁前二年憤發出篋中舊書與其弟鬪生共質研悅至廢
食寢學駸駸向明矣會三姊歸寧視其所爲譙之曰女子在家學
纂組烹飪而已何乃窮日力於此方今世家閨闈中誰以此爲事
者孜孜如此欲朝廷開科第策汝作狀元邪姊謝曰此皆小時所
嘗習不忍棄之誠知其無益又難亦不復更求矣旣而久悵然不
自得曰姊乃不樂我讀書用此稍益閒不爲後聞人說古事者乃
慨然曰吾姊大誤我彼古人不學安致此因復學聞弟言曹大家
欣然以喜曰吾爲女子無宅望得如曹大家死足矣旣嫁余歸桐
城姊自濟南寄手書桐城余讀之過其初時知其學固未輟也及
余還保定則聞姊死矣遺一女曰二蔭烏乎姊年長我一歲齒相
次也兒時相嬉戲出入輒偕余後漸長旣冠娶成人姊亦嫁去謂
庶幾各有以自立者余不肖不能自淬厲忽忽無所效姊一女子

子既曠不學學乃日益進不休余方自媿恨而姊竟以天死悲夫
銘姊之行亦所以自厲也姊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銘曰

秉質既弱兮又處中閨養之淺近兮責以卑微忽貿然以遠念兮
曰人不知學夫何以生爲衆萬齊姿無嫌女子女而不學乃可嫌

爾我銘永垂匪唯女規

庭訓能於
澹處致哀惻

從兄家驤哀辭

自吾初識事則聞從兄家驤之賢自南中來者無遠近黠愿少長
其於兄咸誦美無異詞蓋兄篤志向學凡子弟過差一屏絕不犯
顧體羸多疾患鼻衄流血輒數升云戊戌春余還里中始得相見
骨立若不勝衣言談絕拘謹余固心異之以爲昆季閒白眉矣及
今得里中消息則聞兄死死悲夫吾從父年六十餘止一子今若
此其何能無痛也蓋人子之於父母外則顯揚之榮內則奉養之

實交致焉而後盡其職而其閒有幸不幸焉非已之所得爲者雖
有不至不必以爲憾也獨賢不肖之數其事固所自爲可以有成
矣而不成則父母之心尤傷之雖然行之成否亦天也淺涉焉而
止怠焉而自廢中道而變於它塗此則可憾者矣若夫命不副其
志年不究其才雖行之不終其可成者自若也孔子弟子考壽者
多矣獨顏子以蚤死而得其傳賢之無與於歿壽亦明矣然則苟
有賢子雖不幸不永其年父母之心夫固可以無傷也余旣不自
釋又無以塞從父之悲乃爲之辭以哀之辭曰

鏘鳴璆兮寶璐絕塵霧兮遠鶩瞠萬衆兮泥中期重華兮瑤圃晡
風霧兮瀰漫忽踈轡兮不前散精爽兮天地闕孤憤兮泉閒風肅
肅兮人耳螭龍駕兮雲駛負前邁兮悠哉颯回瞻兮父母嗟父母
兮勿悲曠瓌寶兮誰知陳衢路兮莫顧帝下取兮以歸氣昭回兮

三光赫眾口兮聲翔永千秋兮萬禩儼侍側兮徬徨

庭訓文往
復旋折有氣

郭處士墓誌銘

辛丑

處士諱茂林字某深州人初應有司試久不售以資入太學遂絕意進取日用文書自娛至老不輟同治某年月日卒年幾何配某氏子炳猷貢生女二適某孫某朝廷以科目取天下士士遂以讀書爲科第之資五經四子之書之不絕於世者徒以功令之所在耳學者起家通籍遂相與束書不觀何者彼固無所事此矣君不役世榮乃沈潛典籍而不厭蓋其所得者殊也夫不徇衆志之所趨者皆離世絕俗卓然有以自任者也特溺於淺近者無由知耳學術與風會相推移要在審時度勢損益變通以蘄益於當世悠悠俗論曾何足輕重世方資讀書爲名而好書之君子乃逃名不居至讀書不足復爲名有志之士蓋有並棄其書而不顧者矣夫

朝廷科目之褒得之者更相旌寵而獨行其意之君子猶且鄙夷不屑爲况區區持數卷之書曾何足以羈奮發者之志量哉惜乎君之世猶不足語此而君不及究未來之事變其孤行畸意不得盡著於後世也鄉里後進有能推君所未暨而斷然以行之非常之材可以乘時而起矣君於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從孫增慶請銘增慶有子而賢方將游學外國庶幾所謂奮發者銘曰

奚業之摻奚譽之掙脫羈謝鬻參天游一世之俛後千百世循吾

庭訓韓公撰柳子厚鄭羣馬少監諸誌王荆公作王深父志其所發議論皆與其人相稱非可泛爲此文恐與郭君不稱但持議頗爲宕激

朝刊詞下厲非常傳

送郭虞揚遊日本序
蹈水火者之望救也雖天下之人力能拯之者未嘗不傾心委體而俟之而况親兄弟之徜徉於其側乎日本兄弟之國也忌者顧構之曰若何故昵日本烏乎使日本有睢盱中國之心猶當有所

劫而不能患不若其它之亟也況在其相成也乎僕願游日本舊
矣忽忽未有暇今年決意往又以病不果而郭生虞揚我先焉幸
哉雖然吾懇其志未篤也夫適異國去故土人情所難生其勿以
道遠閒隔之爲慮吾聞東方有富士山積雪常不化風景殊絕其
高幾何鳥道去中國當幾里幸爲我詳言之意者猶有羣牢疆危
之士在其閒幸爲我致意焉

庭訓末段
閒澹蕭遠

種族辨

以下在
日本作

世傳李相國使德德相卑士麥叩其功績相國述討平洪秀全張
總愚之事卑士麥曰西國之法以誅鉏異種爲功同類相戕吾黨
所不稱也吳闔生曰此非君子之言兩相天下偉人度所談必不
若是誠有是是夷狄之俗非聖賢之學大公至正之道也夫種類
之判不知所自起究其說悖義害道而不可爲訓說者謂黃帝征

伐蚩尤爲驅除異族之始神州之胄胤被其澤至今然自三代以
來戎狄夷蠻氏羌鮮卑之流之同化於中國而不可辨者多矣春
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曷嘗嚴族姓之辨哉
且種族固未足以爲判也於人羣之中就其形貌膚髮之稍異者
而區之以爲異種似矣然而一種之中有異域者焉一域之中有
異姓者焉一姓之中有異趨者焉夫何可盡合使必誅鉏異已而
後快勢必至於父子相劇兄弟相賊骨肉恣睢不盡生人之倫不
止如其不然民胞物與之仁何施而不可推恩錫類固將舉九州
內外禽魚鳥獸跂行蠕動之屬凡有血氣者涵濡而覆育之同是
戴髮含齒之倫而固自相仇毒哉然則功業之謂何曰功業者自
其義言之而非自其類言之也如其義也雖胡越之人固有相安
相處之道如其不義卽親戚兄弟避之惟恐不速耳夫何私見之

存乎洪張之亂中國生靈之塗炭甚矣賴中興諸將帥忘其身以救之而後人安其生由此觀之相國之功豈在卑士麥下哉世變日新支離倍本之談誠不可究詰要之徇利而不顧公義好亂而多樹之仇嗚乎是豈生民之福哉

庭訓辭頗勁厲有鋒刃

送藤岡學士之獨逸序

天下之事盡同出於豪傑非常之人則矯然而獨異鳥之飛也鸞鳩之屬皆是也而鯤鵬上擊九萬里獸之游也犬羊之屬皆是也而神龍嘖喻通風雷觀人者苟不察其素蓄而第求之形迹之間烏能盡其旨趣哉今天下莫不有學而學必資乎游非獨弱國然也卽強國亦然昔日本未振興時憂時之士憤其國之不競爭往歐美大國考其政治藝業之要還以化行其國而國勢遂強今日本旣強矣而游學外國者猶歲進而未已國家之盛無窮期士之

有志斯世者其爲學亦無止境何其懿與夫所謂政治藝術者信皆強國之所資而其國之所以強初不盡繫乎此也勝則百廢具舉敗則一蹶而不振其機括之微蓋有默運於無形而尋常事爲之跡不必屑屑措意者譬之操舟然帆楫雖具進退轉移遲速所以劑風水之宜而推行而無滯阻者必存乎其人之權變然則弱國之所以圖強強國之所以久支而不壞其本原要自有在而不徒夫象之爲也嗟乎苟非英偉不世出之材孰能與於此哉吾竊歎夫今之游學者未可以一概論也文學士藤岡勝二君素有名銜其國命游學獨逸吾意其必有異於向之游學者故以此告之

庭訓語贊日本而意別有所注其論強弱之原亦未肯輕率言之最有分寸
培新案先生時方游學日本而其志與當時游學者有所不同故其言如此

與藤井義雄書

惠示大箸敬悉訓詁之學國朝諸儒至爲閱博多能冥心索古人

之微言一洗箋疏墨守之陋顧或繁而寡要敝精神於蹇淺而無當深遠此其失也願執事博觀約取畧其蕪雜而存其要則力省而功溥而欲盡闕中國隆古帝王之制作與夫英賢豪傑閎偉非常之術業則舍文章之外其道無由比之訓詁之學不可同日而語蓋深於文事盡得前古聖哲之精意而變通以濟時用則與歐洲近世富强之治竝貫同符彼西人固自有其本原之學文學者吾東亞本原之學也恨吾國方今無此閎達偉識之君子耳今貴國國運方新乃徒慕西人之富盛至欲舉數千年來相傳之漢學而棄絕之譬如枝葉甫茂遽欲戕其本根不亦左乎不知中國之衰正由失學之故非中國之舊學有礙於近世之維新也貴國之談漢學者希矣或猶知文藝解吟詠而已未有如執事之究心經籍淹博通貫者苟由此益致力於文章之事由唐宋諸賢以上窺

二馬班揚之著作知古人之所以自傳其精意者何在反而求之訓詁已通之六經必有廓然大磨者然後縱覽四千年來之藝業無不迎刃而解矣學問所爲不朽之盛事端在於是觀執事之才力固可與於此者也故以所見進焉

日本維新論

余讀日本維新之事曰嘻異哉吾所聞凡歐美之法所謂民權之國當其衰亂必有非常之變革一剷舊制而後乃躋於強法美諸邦皆是也曰本政柄在大將軍國君守虛器於民無與草野之間叫囂紛起幕府且不畏何有於王廷乃其時獨倡尊攘之說何也當是時歐洲民權之學固已風行雷動彼中之黠者熟聞其緒論久矣乃漠然若無動於中者豈非忠信之道周公孔子之教涵濡浸漬有以潛扶而默繫之與嗟乎當安政文久之間三五大國磨

牙礪爪橫相侵噬國勢岌岌朝不保夕生斯時者苟不思同心併力爲國家捍禦外侮乃逞虛憍之氣假激烈之說以陰肆其自私自利之姦謀日本之剖分固已久矣國家艱危誠患無人矣及若乖張錯悟則有人反不如無人悲夫

庭訓意多反側收東意變神遠培新案革命之識初起先生頗主鄭重此下二

此意

贈張生溥文

生從余學爲文未竟學已而泛大海走日本當其時中國來游者尙少生無援引資助子身與日本人俱其艱苦殆不可狀未幾學旣通才氣銳出振振有聲後來諸公皆出其下余在京師有自日本歸者問游學中賢者曰張溥最有名及余來觀之信然夫名之有無蓋不足爲生道也推生之心固將踔厲發以直赴其所志勳施赫奕震耀人耳目如五洲指數豪傑者乃可貴耳孔子孟子

中國之聖人也彼二子者遭亂世其才足以起衰救敗轉移當時之天下然皆周流不遇禁不得施展寂寂終老曾無所表見者何哉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居易以俟命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此古聖賢之說也今覩種族之辱敝不能聽其淪胥以至於盡也不自量其力之寡弱雖無尺寸之藉常思奮不顧身以謀補救挽回之策以盡生人之義務蓋比古聖賢所遇爲尤難五洲之豪傑固亦有常如此者然而其用意則可悲而其爲效誠難必矣丈夫所爲動天地震三光揆之孔子孟子之存心必有竝行不悖者不然則且俱傷而兩敗烏乎苟非運以深智沈勇而覃思績學以繼之曷濟哉余自度無以益於生聊爲之言

庭訓轉接頗有得於古作者

贈杉浦重剛序

往余在小石川有早川新次者賢而能文爲余道杉浦先生之爲
人曰先生非常人其幹略足以轉移天下早游歐美聲名藉其歸
國後阨於當道不得進僅任國家之教育而已料其必有掉尾之
一振不能鬱鬱空老也余聞之意氣慨然不能自己起而應之曰
於盛哉子之稱先生也凡非常之人必不得於當世自孔孟以來
莫不皆然然至其名聲則固莫之能掩也夫當道者權勢之所寄
也彼憑藉其權勢以陵轍天下雖材能遠出已下者猶必慮其相
侵迫而務出力以擠之而况英材偉彥之出其間乎其不得進固
宜其所以能取名聲者何也天下之美惡未有不能辨之者挾其
私而陰陷之則有之矣執其人而使指其疵彼固有所不能也盛
德之昭著矯然若祥麟威鳳之光輝婦人豎子無不仰慕而依歸
雖其怨家仇人寧有不失氣走者故其人常得操教育之權非在

上者之能信而賴之也其德教之流洽乎人人之心而其效隨發見於當世斯固其所自有且茲事至難世莫得而代之而其位又甚閑寂不當煊赫之地而亦莫與之爭也故常舉是而異焉彼英豪者自度無以施於世抱其材不能無所用也遂欲傳諸其徒以待後世故亦直任而不辭古今之大賢旣已常如此矣子之稱先生也料其必有掉尾之一振雖余固亦信之雖然此不足以頌先生也天下治則生民之責在乎君相天下未治則生民之責在乎師儒振與不振曷辨焉彼居權勢者其力固及天下矣顧其所爲怙寵作威弛張不測之禍福而生殺人耳所爲善效亦微矣雖其不善誠一時之觀聽而已於天下之大何與焉若夫晏然於昏庸頑懦之下嘿無所措注而儲精蓄銳以有待而後試者其過彌久其發彌鉅天地之所以不淪陷而發輝光大者賴此才也而師儒

之教實孕育之天下不患乘時之無其人患先時之無其人耳當其困頓寂寞之頃一二徒黨相與津津而自道之聞者方失笑相顧亦孰知其效之偉有如此者惟深識之君子有以隱占而默驗之耳子之稱先生其有當乎此矣夫以先生之德與子之賢其不汲汲求明於人固矣然具後事之智者多而具先事之智者少方先生沈幾養晦教育人材之日無能舉其未來昌明之盛業而豫決之則並世之爲無人可知此亦當世士林之羞也當實際者曷可以無興焉吾之爲此言非爲先生所以爲當世也子之意其不然乎早川曰然後余來同文書院先生適爲院長遂書所言以爲

跋

庭訓雖稍繁冗要自沈著 培新案是時京卿公方去蓮池講席膺 肅總教大學之命先生蓋有爲而言故淋漓頓挫如此非爲杉浦發也

和文釋例序

今謀新之士輒曰瀛民智莫急於譯書而從東文轉譯西書尤事

半而功倍斯說也余以爲不然夫西書當譯東書不當譯何則東
土文字盡與吾同其所異者不過數十語助之閒耳得其鈎勒聯
綴之法循而讀之與漢文無以異也然則學者亦求自通之而已
奚煩遙譯之勞乎且譯書之弊不勝言曩見日本之能漢文者所
譯書取元書參而讀之其意義歧出者往往而有吾土之所自譯
蓋可知矣近者南中出重貲募譯法學書譯者喜趨其利其尤捷
者月得數十百金問其譯之之法則僅就虛字閒顛倒序次之書
中所言譯人不能自解也孟子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悲夫夫西
書之所以待於譯者以文字絕異勢固未可強通也然苟欲從事
其學猶將追章摘句期盡得其蘊奧而不能徒恃乎譯書况乎東
土文字之與吾同一源者乎日本未通中國之先其習俗去吾絕
遠自漢學東來士大夫慕中邦之文治覃思極慮作爲假名之字

漢文和讀之法以詔其國由是國人無不識漢文寢假以漢音易其語言者且十八九矣嚮使漢學初來之時一二先覺僅取漢文之義理譯而傳之而不思委曲求通之道則日本至今無一人能知漢文可也今者吾國賢儒既有慕於彼之新政思欲考攬其載籍捨明明可識之文字曾不一推究惟是束手仰面舉天下以聽命於鞆象之流亦見其不好學矣因取彼中講習文義之書輯而錄之且爲發其例穎者數日鈍者旬月可以盡通其故自讀和文之書海內君子有欲曠觀乎域外者或者其有採與光緒辛丑冬

十二月

譯東瀛戰士策序

王寅

語云人苦不自知夫人雖不自知旁觀之人豈無非笑而訾議之者而終於不自知者非笑訾議之言我固不得聞之而他人亦莫

之告也於是親我者之叛我忌我敵我者之謀我一處於不知
雖欲無危不可得已吾國之非笑訾議於天下也甚矣獨吾國人
未盡知耳夫非我議我之言吾誠不欲聞之顧我雖掩耳不聞而
言之者固自若也曷若返躬自鑒而借以爲藥石之資乎彼東西
諸國之觀人國也自其政教風俗以及言談論議莫不洞察無遺
雖仇讐毀謗之言亦直述之而無所諱夫是以情勢大明而邦基
乃益定今處於聖明不諱之朝上方以時務厲天下而士君子乃
習於好譽惡毀之情於他人之所以對我者芒焉不一察知夫庸
非蔽乎尾崎行雄者日本著名政治家而主張分裂吾國之人也
甲午之役著支那處分案一書指陳吾國弊害極意譏彈無所不
盡彼自爲其國謀勢固宜耳今中日之交密矣而議者之言則莫
之能禁也嗚乎是書也自其國言之不過放議之一狂夫而已而

吾國人之觀之者其感發興起宜何若顧可置之不見不聞而已乎或曰子之意善矣其如兩國之情好何曰不然中日交親如此則尾崎之言日本固所不能行昭昭也夫日本何惡於吾國卽尾崎亦何惡於吾國我能自強雖仇讐亦將畏我敬我我不自強卽兄弟固且忌我謀我此理勢所必至者夫何尤於日本亦何尤於尾崎哉獨是世有非我議我之言可以爲藥石而吾國人曾不之知此鄙懷所深憾也世之君子有善觀乎國際者區區遙譯之心蓋所深鑒焉壬寅春三月

譯支那國際論序

其矣哉固之爲禍也今有人於此閉戶不出不知天地之大品物之繁是人也其德行非不優厚也其才智非不備美也一旦立於五達之衢耳目所觸舉非其所素習矯手頓足則人皆望而去之

而是人也亦踧踏不安僂然不可以終日矣爲國之道亦然吾國之見擯於天下也舊矣平時罵譏笑侮之言猶曰出於仇讐之愛憎爾今迭加敦氏所著則國際學者準情酌理之言也而其擯外我蠻夷我者乃至於斯極世之講新學者輒曰公法公法抑知公法之說固非吾之所得據乎日本開關之始盡與吾同數十年來國人厲精向學不惟歐美文明盡輸於其國且能揭所長以示西人蓋不待戰勝攻取之績而西人固已嘖嘖知有日本矣如迭氏之論吾亦知其過當雖然我則何從辨之也烏乎黃白種人之相去果若是其不可及乎吾之取法日本者其大體果安在乎讀是編者可以卹然自省矣壬寅五月

譯世界地理學後序

闔生東游之二年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專門學校講師矢

津昌永君屬譯其所著地理學自二月創稿其後增刪釐定往復商榷迄秋七月刻成凡若干萬言蓋新學端緒紛繁而歷史地理最常課之不可缺者矣津君曰本地學專家自高等師範學校以下全國中小學校生徒所習地理書皆出其手編而地理之學日新而不窮故其書歲時更定不主成法大抵由散入整使學者減省腦力益明大體是編最後出多新得學理且意欲爲吾華教科張本紀事著言多爲中國發者尤其生平佳製也今世人譯行矢津書或其數年前已廢之作或簡畧狹隘不完之稿譯者又非面覲往往失其指趣此書出吾國之言斯學者庶幾有所折衷乎閩生嘗綜其綱要凡亞洲十七章曰中國曰日本曰朝鮮曰俄領西伯利亞曰俄領中亞細亞曰俄領高加索曰亞細亞土耳其曰阿剌伯曰阿富汗及俾路芝曰波斯曰印度曰暹羅曰法領亞細亞

曰英領馬來半島曰馬來羣島曰荷蘭領諸島曰美領菲律賓羣島其間一等自主國二曰中國日本二等自主國三曰朝鮮波斯暹羅酋長國四曰阿刺伯阿富汗及印度地中之尼泊爾及不丹餘皆占領地南洋羣島四章曰澳洲大陸曰澳洲沿岸諸島曰頗勒西亞曰米可涅西亞皆列強占領地歐羅巴二十章曰俄羅斯曰瑞典及那威曰丹麥曰德意志曰奧大利及匈牙利曰瑞士曰法蘭西曰比利時曰盧森不爾厄大公國曰荷蘭曰英吉利曰西班牙曰安道耳曰葡萄牙曰意大利曰三馬力諾曰摩洛哥曰希臘曰巴爾幹半島曰土耳其其間凡一等自主國六曰俄曰德曰奧曰法曰英曰意二等自主國十四曰瑞典那威丹麥瑞士比利時盧森不爾厄荷蘭西班牙安道耳葡萄牙三馬力諾摩洛哥希臘土耳其酋長國四曰巴爾幹半島諸國

門的內哥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無他洲

占領地阿非利加五章曰埃及曰尼羅河諸地曰伯爾伯利亞諸
 地曰蘇丹地曰剛果自由國與特蘭斯窪爾及鄂蘭吉凡二等自
 主國一曰剛果酋長國七曰埃及曰尼羅河地中之阿比西尼亞
 曰伯爾伯利亞地中之摩洛哥曰蘇丹地中之里比利亞及達荷
 美曰特蘭斯窪爾曰鄂蘭吉餘皆占領地北亞美利加五章曰英
 領坎拏大曰合眾國曰墨西哥曰中央亞美利加曰西印度諸島
 凡一等自主國一曰美國二等自主國九曰墨西哥曰中美五共
 和國曰危地馬拉曰桑薩爾瓦多耳曰開都
拉斯曰尼加拉瓜曰哥斯德耳黎加曰西印度諸島之古巴及海地
 島兩共和國其餘皆占領地南亞美利加十一章曰哥倫比亞曰
 委內瑞拉曰圭亞拏曰巴西曰厄瓜多爾曰秘魯曰玻利非亞曰
 巴拉乖曰烏爾乖曰阿根廷曰智利自圭亞拏分領地以外皆二
 等自主國也以上諸國名
稱悉依舊籍都以上所載歐洲諸國皆一世之雄方事

長征遠略美洲小國林立大率能自保存有蒸蒸日上之勢非洲
剖割垂盡所餘一二巒酋殆不成邦澳洲則分占以外無復遺餘
而土族旣殲早已播滋歐種亞洲惟日本尙強餘皆眈視薦食自
中國以及朝鮮暹羅波斯土耳其之屬皆歐人拓植權力之場駭
駭有不能自立之懼也更就其所列之面積人口衡之面積之大
者首英吉利次俄羅斯而中國居於第三次法蘭西次美利堅次
巴西次阿根廷次土耳其次德意志次剛果次荷蘭次墨西哥次
波斯次委內瑞拉次玻利非亞次哥倫比亞次秘魯次智利次西
班牙次奧大利次意大利次暹羅次瑞典次日本次那威次厄瓜
多次丹麥次巴拉乖次高麗次烏爾乖次葡萄牙次希臘次瑞士
次比利時次三馬力諾次摩洛哥人口之多者以中國爲第一次
英次俄次法次美次德次日本次奧次土耳其次荷蘭次意次班

次巴西次墨西哥高麗葡萄牙暹羅波斯比利時瑞典哥倫比亞
瑞士智利秘魯希臘委內瑞拉那威玻利非亞阿根廷厄瓜多烏
爾乖巴拉乖摩洛哥等凡國於五洲之間其形勝勢力可推見測
知者具如此抑闔生循讀是書每有所疑而不解者矢津君以一
人之力蒐羅五洲萬國之形勢而上下衡量之鉤稽條列燦若列
眉其用意允勤矣顧於西陸近鄰乃若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
能盡雖力求詳贍而利害得失未易鑿觀者之意其舉輕而遺重
者亦往往有焉豈其忽近貴遠以爲是不足覩縷而具列與抑苦
於無所憑藉而於四千年神臯之故蹟所爲磅礴而鬱積者未由
備綜始末與矢津君通國名家而其書止於如是吾將於何而寄
吾深望乎自中外開通以來彼歐英雄飛疑出之材知東方大陸
之豐榮而多厚利也稍有知識以上莫不瞋目攘臂而謀遠東之

利病豈漠然不置輕重如秦越之視肥瘠哉然而鮮有當焉者何也吾嘗以爲中國者不易測知之國也中國地大物博神州萬里方隅風物千變萬態非能以一方見一端測也既無會計綜覈之冊籍生產之繁人物之盛國人且不自知又自古以華夏自尊閉關不與外人通好海山所限其深藏內蘊未嘗發露人聞者迄輓近而未改近六十年以來始與西人通商互市稍稍交接矣然大都敗挫之後失計之餘迫不得已而相往來耳未若邊徼無事交鄰懷遠披肝膽豁情愫相與款洽盡懽者比也西人之深入內地者惟邪蘇教師言語粗通所接多闖闖蚩氓其所推測得之者固已淺矣其深者中國固不自知又絕不肯爲西人言之彼雖精於審度無從諮訪於是西人之議我者或就江海沿岸商埠耳目所感觸而以意懸定之或驗之於國際交涉間以爲如是而已夫江

海沿岸西人所謂形勢要害自中國故見言之不過荒僻遐陬已耳其不足概內地之全明矣至於國際交涉吾國固未明其學其前之僨事失謀由於不知之誤而非必其才力果不及也野馬不能就鞭策蟠木不能就棟梁豈遽才之不若哉且西人之謂我者固曰上下異心君民不一致政府之與輿論風馬牛不相及隔閡而不相通矣今又以執事者一二人之舉措而概以爲芸芸億兆胥不外乎是焉其支離不已甚乎日本與我同洲同種風俗政教多相通流自謂知中國爲獨至然觀日本之士論率偏蔽於西人之說得西人一言一字類矜重之視若秘寶未有標新立異出所擬議之外者是曰本論國之識未必勝於西人也夫中國旣不易測矣而自中國以外所謂文明開通諸國其運會形勝權謀勢力固昭然如揭日月莫能有所遁藏也中國之挫特坐不知求之耳

苟從今以往開昭耳目奮發智慮以己之秘藏不測莫窺底蘊者
與文明開通之邦國馳驅於權爭利競之市場易地而觀未知其
孰智而孰愚也譬如棖天之巨礮方其未發孩稚猶得而玩之一
朝迸裂乾坤震盪矣吾國之情勢得毋有類此者乎然則遠東變
勢之所極固未易言而神州後進側身風濤蕩激之衝者亦不必
望氣而先自沮也吾感於矢津君著述之勤而於吾國情事未易
包舉而綜貫也聊書所見以跋其後云光緒二十八年秋七月序
於東京麴町區永田町旅寓

家政學序

代家大人作

家政學一卷日本華族女學校學監常宮周宮御用掛從四位下
田歌子著下田君以一婦人蚤游歐美還而倡導女教二十餘年
國中女學蔚起與丈夫相競盛下田君一人之力爲多今聞吾國

方事更新謂莫急於女教尤欲有所贊助家政學一書原本西人學理推論治家之事而歸其責於主婦所言多爲治要義書行其國久矣今以漢文譯之欲以輸之吾國其意可感也古之治天下者必先齊家家者國之本也晚近士習日媮家道陵遲矣而論者謂西人之富強乃一原於家教東西數千年相望有若同軌此不獨化行俗美之效然也歐亞之不敵若其勢然者說者謂其種固殊焉種強則多智慮多智慮故多能多能故無不達種弱則智慮少智慮少故無所爲無所爲故不能自振強日以強弱日以弱盛衰存亡之勢若然分矣而如欲其種之強舍齊家莫由也故曰家爲國本今世俗見歐美之國之興之暴也幾以爲無因而致然者於是鯁鯁過慮恐西學盛行而周公孔子之遺教且掃地以盡甚者發憤以爲帝王治道不若功利詐力之爲效捷而所得多欲拔

本塞源爲一切之治豈非不思之甚哉下田君之書出淺見之士

可以弭其口矣

庭訓中開論種
強弱甚有筆力

譯哥薩克東方征略史序

嗚乎國家之防可不重哉當俄人拮据藍縷略地阿穆爾烏蘇里
之時孰意其威勢之盛至如此今談者謂俄之大自收我黑龍江
棄地始吾國之言時事者莫能詳也此書西歷千八百八十五年
俄都莫斯科所編藏在其國圖書館曰阿穆爾烏蘇里地誌日本
得而譯之其紀述哥薩克東征事至詳悉風會所趨功名材智之
倫奮起以乘事會豈可限量哉語曰盛衰倚伏中國據神州膏腴
之地民生豐樂無待外求者其視四裔蠻荒夷然不以措意是以
無長駕遠馭之功而歐洲諸國或起於蕞爾小邑或僻在曠遐無
人之野非銳心遠略不足以圖存雖勇怯之致殊亦其勢然也今

列強聲勢並造其極反視艱難締造之初殆不侔矣吾國情見勢
絀憂時之士儻然不可一朝居然則成敗之所終極意未可以遽
測邪西北起昆侖南盡越裳以外蠻陬炎徼之海東極扶桑神農
黃帝之子孫草昧經營以肇業垂緒其間者不可勝數也勝則鞭
笞八海敗則一蹶不振轉委命於他人殖民興國之事業豈獨歐
人也哉吾讀哥薩克之已事未嘗不歎其功烈固非可以豫期也
烏乎烈矣夫

庭訓議意漸深隱多讀史公表序論贊筆
力當增進 賈佩卿云末幅長虹亘於天際

北江文卷第一

門人賀翊新校

